

櫻紅世世李邊栽

記李方桂先生 (1902-1987)

二十世紀是中國現代語言學的奠基時代,當年有兩位 大師,在學術上的成就舉足輕重,他們對中國語言學後來 的發展,影響尤其重大,一位是趙元任先生,另一位是李 方桂先生。二位先生博通古今中外,但趙先生集中精力研 究漢語語音語法,尤其是在中國各大方言研究,發表多種 專著;李先生則主打中國境內漢語以外的語言,所以享有 「非漢語語言學之父」的美稱。

李先生早年留學美國,隨語言學大家 Edward Sapir 學習,專研北美洲印第安語,後來又轉攻泰語和藏語;二十年代回國以後,致力於調查中國境內各種語言,記錄大量少數民族語言的原始材料。我的老師張琨先生是李先生的學生,論輩分,李先生是我的太老師,我應該稱呼他做「師公」,李先生的夫人是我的太師母。但是我們這些後輩,一直是以「先生」「師母」尊稱二位,他倆也不以為忤。

六十年代末,我上研究院的時候,李先生剛發表《論上古音六講》,我們人手一冊,是他在台灣大學講演的講義原稿。我對上古音的認識,也就是從李先生的講義中初窺堂廡。我們老師周法高先生把李先生的分析,和其他學者的說法相互對比,演繹其間的承傳演變。李先生是古音大師,他對上古音的擬構,別開蹊徑,自創一家之言。但是,中國古音其實只是李先生研究的四大範疇中的一塊而已。他研究北美洲原住民的印第安語,東亞的藏語、泰語,都學有專精,著作等身。二十世紀早期的語言學研究,側重實際語言的調查,對每一個語言都得仔細描述,

分析其間每一個聲音、每一個詞語的內在成分和外延變化,有了共時的材料,再向上考究各相關語言之間的歷時承傳和變化。李先生做學問的原則是有多少材料,就說多少話;沒有實證,千萬別多說大話。從二十年代開始,李先生一直努力實地調查各種語言,蒐尋語料,就是為做進一步的研究打下最牢靠的底子。李先生對每一種語言的研究,都秉承這個原則,所以他的研究、他的考證,歷久而彌新。我的老師張琨先生就是這樣做學問,張先生教我們也是同樣的教導和訓勉。

李先生對北美洲原住民語言方面的研究,猶足珍貴。他萬尋語料,有一些已經瀕臨消亡的印第安語,他細心地如實記錄下來。1927年,他在北加州記錄Mattole民族的語言,這是他第一次做的田野調查,前後工作幾星期,調查所得資料後來成為他的博士論文一部分。調查過程中的兩位發音人,竟然是能說Mattole語的最後兩位先生,碩果僅存。這份調查所得成果,意義特別重大。論文發表以後,有一份藏在李先生長女公子李林德(Lindy Li Mark)家中壁櫥裡,一擱就擱了五十多年,紙張發黃,紙質脆薄易碎。Lindy後來就把整份論文小心打包,給Hupa民族保護區寄去。Lindy說,這已經是二三十年前的事,沒想到當地的工作人員就跟加州州立大學合作,把李先生的論文逐頁漂白,逐頁用塑料包裝,然後複印,逐句翻譯成英文拼音,在保護區作為教授語言之用。這批1927年小卡片、小故事的記音材料,竟會在九十多年後重現語言學界。而

且記錄中的語料,有的原住民拿來和他們記憶中保留的某些單詞一一對比,發現李先生當年記音描述準確度之高,教人難以相信。加州州立的Humboldt大學把材料加以電子化處理,學者根據材料撰寫博士論文;有的老師更按故事編寫教材,開班授課,據說當地的中小學學生還真的搶著選修,比別的外語(例如西班牙語)更受到歡迎。老語言失傳百年,沒想到他們又可以重新學習。Lindy說,這是她最近和弟弟李培德(Peter Li)去北加州採訪,途徑Eureka無意中的發現。她說這是「我父親做夢也預料不到的事」,這也是他們做兒女的萬萬想不到的成果。古人說立德、立言、立功,李先生記音調查,為言而立言,著於簡冊,讓一個瀕危的語言得以繼續它的生命,遺蔭整個民族,功實不朽。」

我第一次真正見到李先生,卻是我來柏克萊上學以 後的事。大概是1970年吧,李先生夫婦來灣區探望他們 的女公子李林德。張先生安排飯局,席設三藩市的羊城飯 店。張先生帶了我這個寶貝學生,前來拜見師公師婆,我 坐在席上,戰戰兢兢。李先生不太説話,我更是悶聲不敢 響,眼睛只盯著飯碗。茶過數巡後,我看見李先生面前的 飯碗空著,該是添米飯的時刻。弟子服其勞,我趕緊站起

¹ 李培德先生重訪舊地,根據所聞所見,寫成文章,細說當年李 方桂先生調查印第安語的種種經過,他今日路經之地,還有許 多許多仰慕李先生的老師和學生。文章題目是"Along the Mattole River",將會在《中國語言學集刊》第15卷發表。

來說:「李先生,您要飯嗎?」短短的四個字,明明是一句好好的問話,可是「要飯」豈不成了「討飯」的意思?一桌的人都停了話語,氣氛頓然凝重起來。我簡直羞慚得想踢自己一腳,怎麼能這麼不懂規矩,說出這樣丢人的問話?李先生頓了一下,接著就微微的笑著對我說:「不用,謝謝。」我這才紅著臉,很尷尬的坐下,不敢望李先生,也不敢望張先生。倒是李先生過了一會,隔著桌子,問了我一些學習方面的小事。我當然明白,這是李先生體會到我這後生小子的難堪情景,用幾句閒話替我解圍。這件小事,我一直引以為戒,從那天開始,碰到類似的情形,需要我添飯效勞的時候,我總會說:「再來點兒飯,好嗎?」別人都說:「張洪年説話,真有禮貌。」這禮貌的表現,得來可不簡單。

李先生是語言學大家,自己也是一個多語言的人。他原籍山西,在廣州出生,在北方長大,一口漂亮的京腔;粵語雖不太常說,但應該是母語。李先生的英語,自然是地道的美式口音。我有一次在一個語言學會議上,碰巧看到李先生和一位年輕的泰國學者坐在會議室外的長條木板凳上,低著頭談話。他們手拿著一些大概是開會的文章對談,顯然是年輕的學者正在向李先生請教一些有關泰語的問題。他們一句英語、一句泰語,雙語來回交替;談到興高采烈的時候,兩人突然抬起頭來,相對一笑——年輕人心有所得,年長者也感到別有安慰。李先生是泰語專家,對侗傣語整個語系進行劃時代的歷史和比較研究;他

櫻紅世世李邊栽:

1977年發表的 A Handbook of Comparative Tai, 迄今仍然是扛鼎之作。

據説李先生教課,往往像是無備而來,踏上講台,從口袋裡掏出一張薄薄的白紙,上面橫七豎八寫了一些條目。然後,他就開始講課,聲音雖然不大,但句句清晰,條理分明。他喜歡和班上的同學討論問題,我問你答,你問我回應,似乎是順著學生的問題講解,其實他是帶著學生思考問題。當年教課只有黑板一大塊、白粉筆幾支,沒有投影,沒有PowerPoint,沒有Excel。口述耳聽,有的老師是照本宣科,老師講得過癮,但是學生卻未必聽得明白;李先生顯然是採取互動式的講課形式,照顧學生所需,啟發學生思考,帶領學生上路。我來美國上學,李先生已經從華盛頓大學退休,我沒上過李先生的課,不能真正目睹感受到李先生杏壇講學的風采;但是那天在會議場中看到李先生坐在長凳上和那位年輕的泰國學者討論學問,四目交投,你問我答,生公說法、各有領會的情景,可以想見。

李先生1987年故去。李先生身體一直很好,平日穿著球鞋,來往進出,精氣神十足。他得病送院,實在是事出突然,我們都趕去加州奧克蘭市 (Oakland) 的 Kaiser大醫院探望。大夫説可能是中風,也可能是腦癌,還待檢查。在病房中,李先生行動不便,我們看見他在護士的攙扶之下,扶著四腳架,勉強從床上站起來。他身上穿著醫院的袍子,背後敞開半截,袍子下擺的細花前後搖晃;他

光著小腿,一小步一小步地蹒跚走向洗手間。想當年,李 先生上山下崗,跑遍大江南北、大洋東西,在各地進行語 言田野調查工作。雄風今不在,步步維艱。李先生的病 症也影響他説話的能力,聲音含糊不清。我們跟李先生談 話,只能半猜半琢磨,三句中偶然能聽明白一句。醫院特 別安排專業的語言治療師來照顧李先生,一位年青的語言 師傅坐在床前,很有耐心地教李先生如何發音,一個聲音 一個聲音地重複糾正,李先生也就一板一眼地試著照説。 我當時看到這個場面,覺得簡直是有點荒唐。李先生是語 言學大家,什麼聲音他不會發?有好些語言中奇怪的特別 聲音,還是他第一個記錄下來,現在竟然要坐在一個黃毛 [小學生]面前,好好受教!蛟龍困淺水,鳳凰落翅毛,在 現實面前,有誰能不低頭?但是李先生似乎並不感到是一 個挫折,他努力地仿效發音,勉強發出一個類似的聲音。 李先生好像也感覺到自己表現不錯,臉上露出一絲微笑的 眼神。我們都知道,李先生是想用自己的毅力克服狺語言 上的障礙,可以恢復他從前的説話能力。我們也都祈望, 這種努力可以幫助他早日康復。

有一天早上我去醫院看他,他一看見我,就一把緊抓 著我的手,嘴上唇間蠕動。我知道他在想說話,我趕緊把 耳朵貼近在他嘴邊,隱隱約約聽到他在問有關一位教授申 請工作的事。顯然,他雖然人在病床,但是腦子裡想的並 不是自己的安危,而是周遭更重要的事情,他心裡惦掛著 的是這同行學者的工作前途、語言學這行業未來的發展動 向。李先生一生為中國語言學盡心盡力開墾,由此可見一 斑。記得有誰説過,李先生平日不太愛説話,但是對後學 的提拔,總是不遺餘力。今日躺在病床上,這種關懷,還 是牽掛在心。

語言是李先生一輩子的事業,與聲音結下不解之緣。 他一生雅好音樂,他和李師母都愛好崑曲。他們倆在家 組織曲社,結合一些同好的朋友,定期聚會拍曲,練習唱 腔。李先生能笛,一管紫竹,唇邊一靠,音樂驟起,如 流水、如行雲,高低抑昂。這邊廂笛聲稍沉,那邊廂李師 母也就啟朱唇、發皓齒地唱將起來。妊紫嫣紅,賞心樂 事……一曲〈遊園〉,風流蘊藉,皆在二人管笛囀唱之間, 離離若間,綺夢情深。歌聲頓,管聲歇,一室靜寂,眾人 都忘了拍手。古人説,琴音樂響,可以攝人心魄,信焉。

李先生也能執筆作畫。我看過李先生一幅斗方著色小品,淡雅的山水,雖是寥寥幾筆,但是文人氣息,溢於楮墨。據説,李先生的祖上兩代都是前清進士,母親原是慈禧太后的代筆女官。李先生自幼在這樣的環境中長大,幼承庭訓,才華自然可以想見。

李先生從華盛頓大學退休以後,卜居夏威夷。1981年夏天,我太太辭去香港的工作,來美定居。我剛好要去夏威夷開會,所以約好在夏威夷見面。這是我們婚後小別半年,重逢在檀島,也算是我們遲來的蜜月旅遊,我們也就順道前來拜訪太老師李先生和李師母。接著,我們就趕著坐小飛機,去別的島上遊山玩水,回程的時候,再上李

先生家。我還記得,李師母穿著一身藍色帶花的落地夏威夷式 muumuu 長裙,帶我們進到屋子裡;我們剛坐下不久,屋簷前就叮叮咚咚地下起小雨,回頭一看,窗戶外,朦朦朧朧的一片青綠。涼風漸起,我身上只穿著單衣,略感寒意。李師母捧出新沏的熱茶,我也不客氣,趕緊捧到嘴邊;才喝上一口,清香暖氣,直透心頭。李師母説,他們家在谷地,每天下午都會下一陣小雨,霎時過後,彩虹橫跨整個山谷,所以地方命名就叫 Manoa Valley,意思是彩虹谷。大熱天時,小雨有信,定時給大家消熱解悶,給院子裡的花草澆水,給遍野的林木灌溉,這是上天的恩賜。果不然,半個小時左右,雨過天晴,雖然不見彩虹,但又是一片驕陽的天下。李先生的家在一大片的青蔥圍繞之中,陽光燦爛,顯得特別的精神。

過後不多久,李先生他倆決定搬來灣區,靠近女兒李林德相依為鄰,彼此好相照顧。李先生他們會挑房子,找了奧克蘭市中心一棟高樓,緊挨著Lake Merritt。他們住在高層,站在陽台上,遠眺可以看到毗鄰的小城小鎮,下覽是百畝以上的整個美麗湖。我們第一次來看李先生李師母,印象最深刻的就是站在陽台上所見景象。抬頭是晴空一片蔚藍,萬里無雲;低下頭來細瞰遠近,湖水泛綠,倒映著高樓。湖上有小舟,有水鳥,湖邊栽種著不同的青綠植物。來回的行人不多,車輛更少,安安靜靜的,這哪像是鬧市中心?古人説:結廬在人境,心遠地自偏。而今地不偏,而心自靜。問君何能爾?這就是所謂的擇地而居。